南唐書注

南唐書注卷四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宋齊丘列傳第一

宋齊丘字子嵩初字昭囘以汪台符傳之始易于嵩廬陵人父誠與鍾傳同起兵唐書曰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或勸其爲盗必大顯時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爲長乃科表務依山爲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彥璋略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即拜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聞傳之去籍州以叛使弟存昌據信州僖宗羅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封潁州郡王又徙南平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讙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者火即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傳子匡時傳以匡時爲袁州刺史擊馬殷又以彭玕爲吉州刺史玕健將也傳倚以爲重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禮卒官屬臨觀資以裝齎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

嘉業堂校刊

不置令人斬虎然後免旣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何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交戰必禱佛祠積餌餅爲犀象高數尋晚節重歛商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卒

高駢表傳爲洪州節度使以誠副之卒官因家洪州齊丘好學善屬文尤嘗縱橫長短之說烈祖爲昇州刺史齊丘因騎將姚克贍得見江南別錄曰齊丘羈旅淮南欲上書干謁而無紙墨行歎道中有娼婦過之問曰少年子何不樂齊丘以情告召歸置食賜錢數千因曰郎時至此不遣即有所閣也齊丘感之及貴納爲正室五代史補曰齊丘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時姚洞天爲淮揚騎將素好士齊丘欲謁之囊空無以備紙筆於逆旅杜門坐如此數日鄰房有散樂女尚幼問齊丘曰秀才何以不出齊丘以實告女歎曰此甚小事何客相示乃惠以數緡齊丘爲詩詠投洞天其略曰某學武無成攻書失志歲華將避身事蹤此刷中萬仍青山壓低眉宇頭上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淩邏皇綱廢嵬四海罰黑中原血紅拒飛蒼走黃之辯行出鬼役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見齊丘窘急乃更其啟翌日復至略曰有生不如無生爲人不若爲鬼又云某爲誠

悲萬端只為飢寒兩字禍天始憫之漸加採擢　馬書
曰齊正初館於娼妓魏氏藉其貲給遂以為正室後封
國夫人暇日陪燕游賦詩以獻曰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
惡松竹無時蕤蒲柳先秋落
姚寬西谿叢語曰紹興壬
于夏隨先公應副都督駐
軍建康寓保寧寺登鳳皇臺有小碑在亭上云五言三
十韻詩一首題臥望山亭子陳獻可司空鄉貢進士來齊
正上嶢峨壓洪泉岸岩擒碧落直哉素始皇不棄亦不
鑿上行市政蠶八顯背城郭山壁龍虎健水黑蜩蝨作
白虹欲吞人赤驥相搏櫟苛棟泥金碧石路盤曉碣劉
挂哭月擬危立思大鵝藜池養蛟龍栽松棲鶯鶯梁間
燕教離石鏤蜿懸殺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鶯日晚巖
城鼓風來蕭寺鐸埽地槊城埃鵡嵩除鳥雀金桃帶葉
摘綠李和衣爵貞竹無盛萋蜥柳多搖落墜飛果陽井
草合臨春閑芙蓉如佳人過首似調謔當枅有直道無
人肯駐腳夜半鼠惡卒天陰鬼蔽啄松孤不易立石隴
難安著自憐啄木鳥去蠹終不錯曉風吹梧桐樹頭鳴
瀑瀑峨峨江令石青苔何茨薄不話興亡事舉首思渺
邈呼哉未到此褊劣同尺蟆籠鶴羨晃毛猛虎愛蝸角
一日賢太守與我觀棗篇往往獨自語天地相雖苦風
雲偶不來寰竽釣一略我欲烹長鯨四海為鼎鑊我欲

取大鵬天地為猎嶽安得生羽翰雄飛上寥廓　後題
云前朝天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題後唐昇元三年二
月八日奉敕勒石崇英殿副使知院事檢校工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王紹顏奉敕書銀青光祿大夫兼
監察御史王仁壽鐫大宋治平四年九月望日重摹上
石後數月一夕風雨亭頹倒石斷裂據湘山野錄載宋
齊丘相江南李先主環二世皆為左僕射環愛其才而
知其不正嘗獻鳳皇臺詩中有我欲京長鯨四海為鼎
鑊我欲羅鳳皇天地為矰繳之句皆欲諷其跋尾也而
主終不聽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略云千秋載籍願
為知足之人九朵峰巒永作乞骸之容主知其詐也試
考之先主昇舊名知誥為徐溫養子以天祐九年遐昇
州刺史饒洞天鷲宋齊丘於先主齊丘因予逆旅鄉娼
魏氏女竊悉遺敗銜獲偏嘗幅遂克投贄先主一見賓
之以國士令觀題鳳皇山學子詩陳獻司空乃鄉貢進
士時豈投贄之時予後題天祐八年恐記事者差一年
也　者釋曰今石刻王紹顏奉敕書貞竹無盛衰媚柳
先搖落一聯小異昇元中敕立　景定建康志曰石立
臺上其詩全　陸游入
蜀記曰石瑩潤如黑玉
烈祖奇其志待以國士從鎮京
口入定朱璉難常參秘書五國故事曰知誥聞難謀於
齊丘齊丘曰請明公卽令渡

江定其事仍馳聞令公則政事之任歸公矣不
然令公當以諸子入溫闕知已入遂因向許之因說烈
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租賦多見聽用資治通鑑曰先是吳
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
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
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
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
富而國貧者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
野國以富強 許載吳唐拾遺曰吳順義年中差官典
販簿定租稅宋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
大政督民現錢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
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
之 江南野史曰齊丘說先主宜頒布六條以率羣吏
定民科制勸課農桑薄征輕賦禁止非徭在位十餘年
民庶豐實郡邑安堵憲律修舉庶位公廉城郭濬固軍
器充足兵士輯睦人樂爲用

烈祖爲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撤之

獨與齊丘議事常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屏障吳唐拾遺曰於
揚州孝先寺菩薩院建一堂既高且敞撤去屏障江
南野史曰齊丘說先主虛懷待士博訪藝能遂立延賓

亭招納賢豪以敦時望復鑿一池中立亭宇每與先主登臨屏絕人迹以議家國或至夜其池亭今猶存焉中置灰鑪而不設火兩人終日擁鑪畫灰爲字旋即平之堯山堂外紀曰先主欲諷動僚屬雪大會出一令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貫通時宋齊丘徐融在坐先主先爲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著屐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挫先主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先主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惟齊丘與謀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丘資躁褊或議不合則拂衣徑起烈祖謝之乃已義祖獨惡其爲人每欲進拔輒不果浮沈下僚十餘年五國故事曰齊丘既在知誥賓席溫甚疑之時齊丘寓石頭大師精舍一日溫謂石頭曰宋措大在吾兒門下甚非純信之士慮其不以忠孝爲務命石頭察之齊丘聞其事遂晨出暮歸歸必大醉或以花鬪挪曲謳歌之辭示之石頭乃謂溫曰宋措大狂漢耳溫由是不介意義祖末年議者多請以徐氏諸子執國政烈祖聞之亟欲自請出鎮齊丘請徐之俄義

祖殂自殿直軍判官擢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兵部侍郎九國志曰參議機密甚叶民望居中用事且倚以爲相齊丘自以資望尙淺或不爲國中所服乃告歸洪州改葬因入九華山累啟求致仕不許江南野錄載齊丘讓表曰昔高宗之夢傅說西伯之獲飛熊況臣非築巖之相釣渭之賢辭位獨重宜居山野云云時元宗已爲大將軍烈祖以吳帝命命元宗躬往迎之於是齊丘託不得已而起江南野史曰副主與齊丘方舟並齊好狎如友既至先主喜分若父子遂拜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資治通鑑曰齊丘入九華山止于應天寺及除右僕射致仕更名應天寺曰徵賢寺烈祖出鎭金陵以元宗入輔委齊丘左右之初烈祖權位日隆舉國皆知代謝之勢吳帝謙恭無失德江南野史曰吳主宮禁內嬪御貴戚謦欬嚏歘之欲齊丘莫不知之以陰圖金陵烈祖懼羣情未協

欲待嗣君與齊王議合已都押衙周宗揣徽指請急至都以禪代事告齊王齊王默計大議本由己出今若遽行則功歸宗欲因以釣名乃留與夜飲亟遣使手書切諫以爲時事未可後數日馳至金陵請斬宗謝國人烈祖亦悔將從之徐玠固爭纔黜宗爲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極言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王由是頗見疏忌留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江南錄遜兼申蔡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數請退烈祖以南園給之俄齊國建猶以勳舊爲左丞相不預事李德誠周本自廣陵持吳帝詔來行傳禪齊王謂德誠子建勳曰尊公吳室元勳今日埽地矣獨柳族臥家不預勸進烈祖既受禪徐

玠爲待中李建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丘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忽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烈祖優容之馬書曰齊丘拂衣而出闔門請罪烈祖但遜辭喻之不爲改官五國故事曰宋齊丘旣以徐氏啟慶開國之宴遂乘醉大詬于筵上百官悚然知諸隱忍而已嘗夜燕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丘不悅因出齊丘諷止勸進書十國紀年曰遺宗信書令宗信諷止德誠勸進而不云宗信何人烈祖卻之資治通鑑曰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嘗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丘頓首謝自是爲求媚計更請降讓皇爲公侯絕吳太子璉婚馬書曰其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聞者莫不大笑久之表言備位丞相不當不聞國政又自陳爲人所間烈祖大怒齊

丘歸第白衣待罪而烈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特不識大體爾孤豈忘舊臣者命吳王璟持手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復委任兼知尚書省事

（馬書曰齊丘自陳以輔相之重不可不與政烈祖許其入中書視事又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人而中外繁劇之務皆在尚書省乃求知尚書省事亦許之于是悉取朝廷附己者分掌六司下及胥吏告用所親吏　徐鉉宋齊丘知尚書省制曰敕兩樞南宮樞機之地也元台上公殷肱之寄也況親賢在位中外具贍式敘彝倫爰申明命夫眞宰之重大政歲歸出納王言固當綜錄侍中壽王某兼南省未叶舊章宜罷判尚書省使領中書門下兩省事太保齊丘雖道在經邦方資誨納而事殿會府兼精允蔽可知尚書省事大元帥齊王總納百揆以貞萬邦凡曰謨猷悉□獻替其三省事並取齊王恭決朕允思恭己以荷景靈用一國之才致辭則哲成大下之務庶叶無爲方俟沃心豈勞多訓）

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閣議政契丹耶律德光遣使來齊丘陰謀間契丹使與晉相攻則江淮

益安密請厚其原帶遣還至淮北潛令人刺殺之契丹與晉果隙齊王親吏夏昌圖盜庫金數百兩特判傳輕典烈祖命斬昌圖齊王懇稱疾求罷省事許之遂不復朝謁帝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故鄉始入朝因召與宴飲齊王酒酣輒曰陛下中興寶老臣之力乃忘老臣可乎烈祖怒曰太保始以游客干朕今為三公足矣資治通鑑曰乃言朕烏喙如句踐難與共安樂有之乎齊王詞色愈厲曰臣為游客時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烈祖頗悔明日手詔曰朕之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節度使至鎮起大第窮極宏麗坊中居人皆使修飾垣屋民不堪其擾有逃去者初赴鎮烈祖曰衣錦晝行古

人所賚賜以錦袍襯爲著之遂服錦袍襯事江南野史曰改其故里爲受親里坊爲衣錦坊元宗即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齊丘之客最親厚者陳覺元宗亦以爲才馮延己延魯魏岑查文徽與覺深相結附內主齊丘時謂五鬼相與造飛語傾周宗宗泣訴於元宗而岑覺又更相攻於是出齊丘爲鎮海軍節度使齊丘怏怏力請歸九華舊隱從之資治通鑑曰唐宣城王景遂剛毅開爽烈祖愛之屢欲以爲嗣齊丘亟稱其才以齊王年長而止王由是怨齊丘　又曰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　江南野史曰嗣主深居宮禁大失統馭齊丘每犯顏諫正陳以昧旦之儆馭朽之危不從以爲浙西節度使自是左右侍從皆東宮自面少年多肆拼毀兼以年既莫碁自負勤舊不能折節隨時爲鍾謨常夢錫江文蔚蕭儼等所謗乃歎曰鳥盡免死弓藏大烹矣因表乞歸九華舊居

湘山野錄曰宋齊丘相江南李先主昇及事中主璟

二世皆爲右僕射璟愛其才向如其不正一日侍崇于
華林賦聯獻獨鼓詩曰巧哥牙琳鏤紫金最宜平鍔王
情落因逢淑甚開住宴爲出花奴婆雅音掌底哲槍孤
鳴喋杖頭乾快亂尊吟開元夫于竹如此今日將重奸
用心初上元縣一民時疾暴死心氣向暖凡三八魁乃
誤旬也自言至一毀庭問忽見先主破五木綠械甚嚴
民大駭竊問曰主何至于斯耶主曰吾爲宋齊工所誤
殺和州降者下人以冤訴因此主問其民曰汝何至斯
耶其民具道誠何之非主聞其民衛得生還喜且達曰
吾杖汝歸語嗣主凡寺觀鳴鐘當廷之令永吾受言惟
闖鐘則誓休或能爲吾造一鐘尤善民曰吾下民爾無
錄得見設見之胡以爲驗主試應曰吾在泣臂與于闖
國交聽遺吾一瑞王天工吾愛之嘗道于髯步百宮翊
一日如興忘取之因感頭病夢神講吾己宋天王眞于
佛塔或佛體中則當愈吾因偶引一匠擒於瓦館寺繫
佛左滕以藏之香泥自封無一人知者汝以汎事可驗
又云語嗣君勿信用宋齊工民既還家瓠不敢已遂乞
見主具自之果曰冥寶何憑民具以王夭王之事陳之
主親詣瓦棺詞佛滕果得之感泣慟辭遂立造一鐘於
清涼寺鑄其上云鷲烈祖孝高皇帝厥幽出尼以王像
建塔葬於蔣山
齊工龍待愈解

陽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

租稅賁治通鑑曰齊亚治大第於青陽服衙將吏皆如
王公而怨悒尤甚鈞璣立談曰末子嵩初佐烈
祖招祿俊傑佈在班行如孫晟韓熙載等皆有特操讓
論可聽及晚年戒於陳覺馮延己等更疏薄平時素所
知賛者新進用事之人聲努氣傚往往奚手可熱孫丞
相等皆所數吒一日晟開見齊亚日君侯以管樂之才
當阿衡之地好惡舉動不可不審且人朱所與其心意
者近則法謎數君于遠則七人之列與三院御史皆繩
慾料謬之任又勸講金華所以開發上聽羽蓑儆宮所
以隆重國本皆須搜擇碩德其性方整重實有守而不
回邪之人北目所除碁聽尚且不樞將復何所冀耶齊
亚曰無忌素以大鼠偁號能容同異者方令大業草創
賓籍眾俊奈河銖稱而衡較且人才佘貲不易得若以
一節一日而贊其尋常僕欋無時而可以得人也晟曰
不然僕閒之皆纍子兒染崇絲者而獄曰所人者變其
色亦變几五人而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入研染於
許由伯陽馮染於宰陶伯益湯染於沪乃仲也武王染
於太公望岡公旦此川王者所以染當故七廸下旻架
染於芊辛岐鍾之戎紂染於崇傍忠來牖王天於號公
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號公鼓絮數北四王染所染不
當故爲天下繆今晟之私憂過韶非詞求猶者人才也
提所入者變則其角亦變也夫飛在於所紫豈惟人非

則然自下乘之因有乘之家以至於士庶人無不其然
君侯德操內定淵兒情為灼知事物之數小夫儉人固
無黨察晨實恐九重淵深因聰之路不宜肇塞黛若左
右前後全至務集政當有數受之垢或可以移乾劃之
斷當爾之自君侯方將掌其契領無所及矣晨本鐫旅
之饒智意皆蘇誠感主上不世之遇而袁君侯推穀之
私故貪竭其鄴鄴之思惟君侯裁幸又數日韓熙載入
見齊丑日小人今旦出郊兒翠兒為飛為之戲綃有所
感激也今為相君言之可乎齊丑日願閏之熙載曰夫
飛鳶之初逝也其系發於輪毅急於穿握之閒或上或
下蓋唯羣兒所欲耐及空適風迅綫居端道時或激昂
動搖羣兒相語日此名索綫也遺不可羅縱則斷綫而
去矣執綫輪者心知其如此然獨念其決起可以快一
時之觀而又力亦有所不能加力不能加則蟒欲不縱
亦不可得也既縱之後枰枰如鼓危綜其聲琮珥忽一
得勢則大挽裂以往或盤旋太虛之上或設於瑜洲杳
游之外或胥於積葬翳薈之間羣兒羅斷緒窮荒徑盡
日力而不可得踵穿衣決而返至為其親加扑捶焉嗟
夫世事大有似此者願相君以為念齊丑曰曰者無忌
有言於齊丑之心鼎鼎然今叔言之辨可謂識矣吾方
思之異日有以教我願有所承熙載日天下之勢蓋又
有甚於此者須別曰謁之及馮陳朱查之黨成齊丑地

在嫌甚不得已遯於九峰之谷一日晨起覽鏡曰吾貌有慚色應媿孫無忌韓叔言蓋謂此也元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推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特召不得見國人大駭齊丘自九華上疏極論不可會言者衆乃收所下詔馬書曰元宗心旣悟齊丘乃言其非便帝曰公何不早諫我十國春秋作謝仲宣詰燕王景達言或謂齊丘先帝勳舊不宜久棄山澤遣馮延巳召之不起遣燕王景達再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衞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然不得預政益輕財好客識與不識皆附之爲陳覺使福州諭李弘義來朝覺至福州不敢言專命出兵敗事僉謂必坐誅齊丘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死鈞機立談曰齊丘復得政稍更思自亢首開拓境之說於是南生楚隙東結越釁晚舉全閩之力頓兵甌閩徵發芻粟四境騷然李建勳賦詩有粟多求

必爲全策師老須防有伏兵之句已果如其言齊王方怒韓熙載議其黨與黜之元宗不悅復使鎮洪州周侵淮北起齊王爲太師領劍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公與謀難齊王固讓仍爲太傅江南野史曰齊王未至以劉彥貞爲都統出援壽春齊王聞之曰斯乃蹶射括之徒焉能總眾以禦勍敵辱國喪師必是行矣因表乞急詔還不從彥貞聞之很愎而行未幾果歿建議發諸州兵屯淮泗擇偏裨可任者將之周人未能測虛實勢不敢輕進及春水生轉饟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使乞盟度可無大喪敗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棄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險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王謂擊之怨益深不如縱其歸爲德由是周兵皆聚正陽而壽州

之圖不可解終失淮南方是時陳覺李徵古同爲樞密副使皆齊丘黨專肆無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爲羣臣所容若齊丘專大柄可無患覺乃乘閒言宋公造國艱難陛下宜以國事委之元宗意謀出齊丘大衛之會鍾謨使還挾周爲重所言率見聽而謨本善李德明欲爲報仇屢陳齊丘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衆謀不可測

馬書曰齊丘居權要三十年唯欲人順已一言不同必被排擯酷好術數凡天文地理占相卜視之徒任門下者數十人厚祿給之相傳言齊丘少時嘗夢乘龍上天凡文武百司皆布朋黨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輒言宋公之爲有不善則曰不用宋公之言每舉一事知物議不可則羣黨競以巧詞先爲之地故卒以此敗元宗謂近臣曰齊丘之才安能當此大難不過卒爾中以降自爲功爾　江表志曰保大之末王室多故覺及微古變上變言天命已改請元宗深居後苑請國老不攝國事令陳爲草敕爲袖敕上前曰陛下既署此敕臣不復見陛下

矣元宗使鍾謨言於周世宗曰罪大臣丘合奏敕世宗曰自家國事大臣難須命遂下制賜死 玉壺清話曰齊丘朋樹黨自封植狡險貪愎古今無之智無遠識事三朝推延除下亂占相者數十年積署門下傳云齊丘少夢乘龍上天至乘老猶抱狂妄及圖實發難倘欲來其驚以竊覬上時年七十二矣事敗囚於家鑿土垣穿竇以給食而因縊焉平生無正及止以偶人爲偶亦封國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甚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又云宋齊丘本一布衣遭遇先帝不二十年窮極富貴陳覺李徵古言齊丘是造國之手理當居攝放歸九華山而不奪其官爵初命穴牆給食俄又絕之以餒卒江南野史曰齊丘初四九華乃命筆作老牛歌以獻 資治通鑑曰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數日吾昔獻謀幽讓皇族於秦州宜其及此乃縊 江表志曰齊丘至青陽絕食數日家人亦菜色中使云令公捐館方供食家人以絮塞口而卒有黑氣一道舟中起直貫九華 唐餘紀傳曰家獄坐餓商於其妻共縊殺之 江表志又云初齊丘用啟事投姚洞天略云城上之嗚嗚曉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結成離緒又云豈堪憂梔萬端無奈飢寒兩字識者占其必殍死

至是如其言

南唐近事曰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說然亞夫下獄之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果餓死

諡醜繆覺徵古皆誅死

馬書曰齊丘爲文有才而寡學議論詭誕自以古今獨步書札不工亦自矜衒嗤鄙歐虞馮延己工書遠勝齊丘而佯爲師授以求媚齊丘謂之曰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往往似虞世南何堪也其狂瞽如此齊丘有交集六卷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化書六卷又宋藝文志載齊丘融玄集三卷又文集十三卷　宛正題跋曰齊丘爲唐僞臣其智特大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爲遺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爲智術刑名何哉夫惟清淨者見物之情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終其情情者知術之所從出也人義生於恩恩生於人情聖人情節而不遺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觀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顧亦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推聖人出斯言不廢

未幾

元宗燕居見齊丘爲厲叱之不退遂遷南都

江南野史曰嗣主至南都宴百僚殿上忽見故太傅齊丘自陛趨進惡之入而得疾遂殂

後主立召其家還金

陵廩給甚厚方齊丘敗時年七十三且無子江南野史曰江有一子先世而亡王壺清話曰以從子摩詰爲嗣若謂窺伺謀竊則過也特好權利尚詭誘造虛譽植朋黨矜功忌能飾詐護前富貴滿溢猶不知懼狃於要君闇於知人覺隙遂成蒙大惡以死悲夫馬書曰齊丘之事安所考信哉蓋亦考其所言與所行而已觀其著書云畫者不敢易闘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制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貫禍於我此意以社稷之功自任也又云見食象者食牛不足見戴冕者戴冠不足則窺竊之計萌矣伐南閩攻仁達以空其國用遂常夢錫韓熙載江文蔚以閒其忠言然則齊丘之死自速辜爾

論曰世言江南精兵十萬而長江天塹可當十萬國老宋齊丘機變如神可當十萬周世宗欲取江南故齊丘以反閒死江南野史曰孫忌使周世宗問忌江南可取虛實忌對曰臣本國雖小然甲兵尚三十餘

萬未易可圖世宗議忌曰江南不過十數郡而師旅太多何見欺與忌曰精甲利兵雖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湍千里風濤激湧險過湯池所謂天塹也斯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丘智謀宏遠機變如神乃王猛謝安之徒斯亦可敵十萬世宗聞而惡之又曰唐遣鍾謨使周世宗使謨還命曰朕與江南大義雖定然宋齊丘不死殆難保和好尋齊丘之死亦由是

方五代之際天下分裂大亂賢人君子皆自引於深山大澤間以不仕爲得而馮道有重名於中原齊丘擅衆譽於江表觀其人識時之治亂矣周師犯淮南齊丘實預議雖元宗不盡用然使展盡其籌策亦非能決勝保境者且世宗豈畏齊丘機變而間之者哉蓋鍾謨自周歸力排齊丘殺之故其黨附會爲此說非其實也予論序齊丘事盡黜當時愛憎之論而錄其實覽者得詳焉

南唐書注卷四

南唐書注卷五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周徐查邊列傳第二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馬書作秣陵人）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爲給使（馬書曰爲牙吏）署閽于擯相辭令方時艱難每使四方輒稱職端敏可仗恩顧日洽烈祖鎮金陵爲都押衙（馬書曰義祖卒於金陵知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須西渡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遽得故名帖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若紙示之知詢覗顏而已　南唐近事云義祖薨康王以下諸公子謂周宗曰幸聞兄長家國多事宜抑情損禮無勞西渡也宗度王非本意堅請報憤示信於烈祖康王以恩遠爲解宗袖中出筆復爲左右取紙得故名紙帖乞手札康王不獲已作札曰幸或東府舉哀多墨之秋二兄無以奔喪爲念也）時用宋齊丘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爲宮

馬步都虞候蔡弘業爲宮城營奉使徙都統府於古豪城使都教練使孔昌祚營之都統府城凡二千四百閒環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讓皇宗請閒曰若主上西遷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將日聞矣烈祖納之託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議論齊丘始忌之一日烈祖臨鏡理白鬚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微指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亦請諭齊丘齊丘心忌大議自宗發及將還留與飲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大悔懼後數日齊丘馳至金陵爲險語動烈祖請斬宗謝國人烈祖將從之徐玠固爭乃已但黜宗爲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

計復召宗還舊職五國故事曰宗入內室與夫人同席而飲後使宗知鹽鐵務家遂大富宮至侍中烈祖受禪宗躐進至內樞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以樞密爲內樞猶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常召宗及宋齊丘馬仁裕宴於崇英殿歡燕道舊爲樂他將相莫預然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畏遠權勢居家節儉俸賜皆積不用馬書曰宗連歷將相奉法然貴產巨億儉嗇愈甚論者鄙之故齊丘黨雖日譏之不能害人之乃罷爲江州節度使有俞文貞者早遊烈祖幕府宗及馬仁裕皆趨走執事左右及宗出鎮文貞仕宦蹭蹬猶爲其州巡官方旅見輒越次問曰馬押衙亡恙宗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顧同列匿笑而退他日預公宴宗勸以酒文貞俛首曰下

官小戸令公所熟知也聞者大駭而宗怡然不動其寬厚如此徙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元宗親爲搢襆頭脚以表殊禮復出留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歸金陵馬書載詔曰崧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何賴保釐底於成績昔蕭何守巴蜀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强飯扶力以副朕意於嘻國之安危惟玆淮甸愼始成終非公而誰所請宜不允宗以老病三表乃許馮延魯代爲留守會周陷廣陵延魯自髡而逃見執於周人東縛桎梏僅免死五國故事日宗皇於財每自淮上通商市中國羊馬及世宗謀渡淮乃使軍人蒙一羊皮執一馬僞爲商旅渡浮橋而繼以兵甲遂入臨淮時人益以宗享福終始爲異俄宗病卒年七十餘宋齊丘時以太傅奉朝請撫其棺哭曰君太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二女皆爲後主后馬書日鳴

平貴賤時也上下分也況生亂世事偏國易牛衣以書錦起徒步爲朱輪達者觀之特戲事爾文貞之抗周宗豈足議此

徐鍇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青箱雜記曰延休博物多學嘗事徐溫爲義興縣令縣有後漢太尉許馘廟廟碑即許砌記歲久字多磨滅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爲解曰談馬言午言午許字䶄畢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楊修辨虀臼之比也字德文風度淹雅故唐乾符中進士昭宗狩石門無學士草詔延休來謁官適在旁近逆旅左右言其工文辭即召見命視草詔昭宗善之及還長安不得用梁蔣玄暉辟爲其佐唐書曰玄暉者少賤不得其系著事朱全忠爲腹心昭宗東遷玄暉爲樞密使帝駐陝州衞家言星緯不常且有大變宜須東幸洛帝度全忠必募命衞官高褱持帛詔賜王建告以脅遷且言全忠以兵二萬治洛陽將盡去我左右君宜與茂貞克用行密同盟傳

櫬襄魏幽鎮使各以軍迎我還京師又詔全忠后方娠
須十月乃東全忠知帝有謀遣寇彥卿趣迫天子不得
已遂行抵穀水全忠盡殺左右黃門內園小見五百人
悉以汴兵爲衛初全忠至鳳翔侵邪州節度使楊崇本
降質其家崇本妻美全忠與亂故崇本怒至是遣使者
會克用茂貞南告遜臣屬及建同舉兵問劫遷狀全忠
大懼帝自出闕畏不測常默坐流涕玄暉與張廷範內
諷必以告全忠全忠恨帝無傳禪意謀弑以絕人望因
令其屬李振諭玄暉玄暉與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
夜選勇士百人即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宮門關門留
十士以待至椒蘭院中夫人裴貞一敬闕殺之乃趨殿
下玄暉日上安在昭儀李漸榮日院使毋傷宅家華殺
我士持劍入帝闕遷單衣走環柱遂弑之漸榮以身藏
帝亦死復執后后求哀玄暉以全忠所弑者帝也乃釋
后明日卒相請對日妥不出玄暉矯遺詔言帝夜與昭
僕博爲貞一漸榮所弑出二人首全忠自河中來朝振
日晉文帝殺高貴鄉公歸罪成濟今貞誅友恭等解天
下誘全忠趨西內臨對嗣天子自言弑逆非本謀皆友
黍等罪因泣下請討罪人是時裕城早米斗值錢六百
軍有掠羅者都人怨故因以悅衆執友恭叔琮斬之全
忠邀九錫玄暉自持詔趙許言之還掊不淹日全忠矯
詔收付有司車裂之此爲閤逆白姓焚尸部門外　五

代史曰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行弒昭宗崩又曰二年遣蔣玄暉殺德王裕等九王於九曲池又曰天子卜祀天於南郊王怒以爲蔣玄暉等欲祈天以延唐祚天子懼十二月天子以王爲天下兵馬元帥王益怒遣人告樞密使蔣玄暉與何太后私通殺玄暉而焚之

延休棄去依鍾傳於洪州吳取江西得延休仕至光祿卿江都少尹卒九國志曰延休爲少尹時吳將祀南郊以爲鹵簿使於是法物始備又曰李昪輔政庶事詳悉因謂延休曰府中白事見少尹署事吏不復省也

二子鉉東都事略曰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也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仕吳爲祕書郎又事南唐爲知制誥與宋齊丘不協坐洩機事貶泰州司戶召歸故官又坐專殺流舒州用世宗南征李景徙饒州召爲太子右諭德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以爲禮部侍郎通知中書省事歷尙書左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尙書王師闈金陵煜遣鉉朝京師求緩兵語在李煜傳太祖以禮遣之後隨煜至京師太祖責之鉉對曰臣事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太祖歎曰忠臣也以爲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置學士院從徵太原加給事中出爲左散騎常侍二年以廬州尼道安訟其弟與婦姜氏

不養母姑姜氏鉉妻之甥且誣鉉與姜姦鉉坐貶靜難
行軍司馬道安亦坐告姦不貫抵罪鉉初至京師見披
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稱毛褐致氣攻腹而卒
年七十六鉉栝談無嬌僞不書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
獻者所求必如其請李穆常便江南見鉉及其弟錯文
章歎日二陸不能及也錯仕江南爲內史舍人而卒鉉
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尺贋爲士大夫所得
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又有質疑論積神錄行於世至
道二年復左散騎常侍無子　元平原陸友壘史日徐
鼎臣兄弟工翰染崇飾書具書出一月圖墨日此價値
三萬江左士人好事無及之者　國老談苑日徐鉉點
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許氏說文一部謹細無
說一日鄉龍命紙大書日道者天地毋投筆而卒　庶
齋老學叢談日徐常侍鉉自江南人汴居五龍堂側宣
徽角慼士遇內宴必先習於其中一日坐道齋蒲黃庭
外喧甚遺童視之回白眾常侍習角脈鉉笑日此諸同
係難與接憔也蓋鉉與諸角脈士皆稱常侍可發一笑
鉉至汴市宅以居後見宅主貧甚鉉日得非售宅觴價
而至是耶余近撰俾獲潤筆二百千可價附矣其人郢
辭不受亟命左右輩付之　儒林公議日江南徐鉉歸
朝儒筆賤素爲中朝士大夫所重王溥王佑與之交款
李至蘇易朗咸師資之李廖尚書有淸識嘗語人日吾

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士雖徐公近之耳平居自
奉寡儉食無重內人或問其故鉉日亡國之士大夫已
多矣時王師己留建業李後主欲命使於交兵之聞左
右有有雍色鉉乃徒行後主撫之泣下日時危見臣節
汝咸之矣後太宗詔鉉撰江南錄末乃云天命之於有
宋非人謀之所及太宗頤不悅又其國循佑以大謙被
詠鉉深毀短之知耆謂其隱惡太過非直筆也　續湘
山野錄日太宗兢復江南得文臣徐鉉傳通今古羅居
祕闘一日後苑象龔上令取麿詞履不獲上異之以問
鉉鉉奏日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鉉周
對日象麿闘因時在足今方二月果臣知在前左足也
朝士皆歎其傳議　湘山野錄日故騎皆鉉江南日
萕書已多亂離散失十不收一二日徐者止文集二十卷
方成童鉉於木資忽一以道士醉傳之日吾戒汝只在
金魚扇何得竊走至此狂道將怒吮父毋亟援之仍同
目怨視日金魚將遷廟於杖他日擘於廟亦未晚因不
見後果讀官於邪遂覺邪　夢鏈筆談日江南徐鉉
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
於曲折處亦當中無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
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常自謂吾晚年始得蝸扁之
法凡小篆喜瘦兩長蝸扇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居必
大西山記日又十甲手驚國三徐群其旁三徐者南唐

銜尉卿延休及其子內史鍇騎省鉉也卒於邪州門人
朔仲容爲之歸葬於此　岳珂准史日國初三徐名著
江左皆以博拾聞中朝兩騎省鉉又其白眉者也會修
述職之貢騎省賓來及竟例差官押件朝臣皆以僻令
不及爲憚宰相亦難其選請於藝祖王音日姑退朝朕
自擇之有頃左瑙傳亘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
人以名人宸筆點其中一人日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
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孫薄弗獲已覓往渡
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雖
驕省叵測强貼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之驕復者亦
勁且縣矣余按當時陶寶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辨
騁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爾其
亦不職屈人兵之上策職其後王師征包茅於煜騎省
復將命請緩師其言梟職千言上繭之日不須多言江
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楊之僩豈容他人鼎歷卿大
哉望言其肅騎省之辨正猶螢爵之擬羲舒也騎省名
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概爲昆弟余蕭定辛未在故府樂
亘獻鑰嘗出手禍辯嶠尚三幕余謝不前考後詬凋文
忠必大遊山錄存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
鍇蓋父子甚明衍余已去國不復得請益云
鍇遂家廣陵鍇四歲孤母方教鉉就學未暇及鍇鍇自

能知書稍長文詞與鉉齊名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
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鍇恥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
錫同直門下省出鍇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於烈祖
未及用而崩元宗嗣位起家祕書郎齊王景達奏授記
室時殷崇義爲學士草軍書用事謬誤鍇與鉉竊議之
崇義方得君誣奏鍇泄禁省語貶烏江尉歲餘召還授
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論馮延魯有罪無才人望至淺
不當爲巡撫使重忤權要以祕書郎分巡東都然元宗
愛其才復召爲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
誥集賢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
政殿兼兵吏部選事與兄鉉俱在近侍號二徐初鍇久

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鍇乃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遲之鍇頗怏怏簡言徐出妓佐酒所歌皆鍇詞鍇大喜起謝曰丞相所言乃鍇意也歸以告鉉鉉歎息曰汝癡絕乃爲數闋歌換中書舍人乎鍇凡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裒所製文命爲序馬書曰鍇著質論十餘篇後主札批其首君臣上下互爲責飾士以爲榮鍇酷嗜讀書隆寒烈暑未嘗少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按周載史皆無傳惟隋唐經籍志載齊職儀五十卷皆注齊長水校尉王珪之撰又隋唐齊職儀五卷注徐勉撰而不言周載宋經籍志內亦無此書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鍇條對無遺既久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堯山堂外紀曰常言集賢院則吾家少精小

學故所讎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人曰吾惟寓宿於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鍇力居多後主嘗歎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鍇在集賢吾何憂哉宋李穆來使見鍇及鉉歎曰二陸之流也（事物紺珠云南唐徐氏二龍蓋謂鉉與鍇也）嘗夜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當先才鍇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敢以兵十萬付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鍇憂憤得疾（天下名勝志曰初鉉以直諫被逐祕州鍇思念涕泣至於失心其母請於後主曰法有兄弟願令鍇與鉉俱貶以緩其疾李主哀之爲召鉉還而鍇已昏瞀不識人猶記兄背上有黑痣發衣摺之遂抱嚥其痣號哭幾絕）謂家人曰吾今得免爲俘虜矣十四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諡文著說文通釋四十卷方輿記一百二十卷古今

國典賦苑歲時廣記揚州府志又載說文解字韻譜十卷宋史藝文志鍇有集十五卷

及他文章凡數百卷鍇卒逾年國破遺文多散逸談苑曰江南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槮字淑多改爲操字蓋章草之變鍇曰此非一例古若漁陽槮者三撾鼓也禰衡行漁陽撾鼓歌云邊城晏聞漁陽槮黃塵蕭蕭白日晴淑歎服又後主忠清閣前草生鍇令以桂屑布甎縫中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桂樹之下無雜木也默記曰鍇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鍇誥敕備存甚多入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査文徽唐餘紀傳曰字光懋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于窮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閒人困之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盡取去文徽不言雖鄰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訊驗

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丘亦稱薦之唐餘紀傳曰劉善陳覺因覺以附於宋齊丘薦相援引徐知誥領浙西以文徽為判官或獻玉杯知誥荅酬以錢百萬邀問其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坐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為監察御史徐鉉水部員外郎判刑部查文徽可侍御史知雜制曰敕秦漢以御史掌四方之紀我朝以雜端正百官之非同其名則同所職責重副是稱選其惟通才某官查文徽常負美名早從交辟寺陛郎署升為王臣洪獻之雜傳其參決而察情無不隨持議無不平俾止經濫刑之不知恥格率是整用使持憲綱在能振舉霜威肅清朝序附其直躬而遠眾正色以當朝糾謬繩愆無或顧避陛明行典可不懋哉

元宗立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樞密副使徐鉉知雜御史查文徽可起居郎樞密副使制曰敕某記言之筆以侍左右受司聰之寄以典出納並居二職其可非才某官查文徽儒雅表文忠厚成質早踐華貫時為名臣以南宮清望之資當憲府雄極之

任提綱行序而衆目以理正身自處而周行以清物論與之予用嘉尚居中理極不亦可乎應爲朕腹心注人耳目執節一僻悔咎隨之爾其愼之無忝吾命

閩主延羲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延羲爲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爲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嘗爲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阻爲陳進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爲江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於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爲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道迎我師行次蓋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泉漳汀州皆歸延政懼退保建陽時臧循亦爲別將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於

建州軍聲大剉元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潰去遂傳其城雖下建州

沈括夢谿筆談曰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於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才歸語妻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諭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救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與百姓同死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為戢兵而入一城獲全

十國春秋曰仔鈞屯成浦城西廬山會南唐將盧某假道過山下忽鼓譟攻壘仔鈞堅守弗與戰遣二枝乞援師於建安及兵退二枝失期不至將斬之妻練氏止之曰時危未靖奈何殺壯士仔鈞曰如廢法何練曰法固不可廢不若縱之使自選耳仔鈞悟遣不問或云二枝邊鎬與王建封也

建寧府志曰章仔鈞補城人甘貧好學天蘄中王審知據福州謀抑下士仔鈞撰三策獻之審知喜篤於朝以為西北面行軍招討使嘗語

人日吾觀章仔鈞寬仁于孫必有厚福卒贈太傅李
元綱厚德錄云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
興子及第至達官者甚眾餘五房無及第者
章鄭公得之父亦入房子孫出纔五房耳
諸軍無紀
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知而不問策功
遷撫州觀察使又拜建州留後由是文徽益自用時李
弘義林禹吳越備史曰弘義本名達先據福州歸款金
陵金陵授之節鉞仍編入屬籍更名弘義既遣其
兵部侍郎陳覺使於弘義覺還及建州又遣侍衛官顧
忠以僞敕使入覲弘義以覺初下宮命不從覺乃與監
軍使馮延魯自建州興師弘義乞師於我王遣將余安
率水軍救福州大敗唐師弘義歸我史名孺贊遣弟孺
贊請入覲從之忠懿王即位納賂胡進思言於王遣歸
任復貳於我謀歸金陵王命東南面安撫使鮑修讓捦
誅之傳首國
城夷其族
挾吳越兵據福州僞遣諜來告福州亂文
徽喜率劍州刺史陳誨赴之馬書曰誨曰越人謨信未
可速進文徽曰久則生變
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
注云謨信無信也閩人語音
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

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文徽以步騎繼至
孔義陽遣卒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文徽傳令
徑入其城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錢塘將士死者萬
人青箱雜記曰王齊知治城城有錢文惡之命剗去文愈明又有謠曰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來兵不罷後福州軍校李仁福殺帥自立歸款江南既又叛江南命攻之仁福又求救於錢塘北錢塘兵至而江南圍解獲其將楊匡業乃其應也元宗遣使歸馬先進於吳越而求文徽吳
越王遣還將發爲置酒置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
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爲
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猶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降
周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
謚曰宣子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賁元方事後主爲水

部員外郎吉王從謙掌書記從謙朝宋太祖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於館多遜弈次顧元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斂袵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推枰媿謝曰勿謂江南無人使還通判建州盧絳據歙州傳檄至建元方立斬其使及絳平宋太祖聞元方所爲大悅擢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官元方子道羅願新安志曰查待制道字湛然與龍監陶同祖父元方以蔭歷殿中侍御史道幼沈嶷不羣罕言笑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於河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饋母疾尋愈解褐館陶尉曹彬鎮徐州辟爲從事深被禮遇改興元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蜀寇叛命通判遂州有使兩川者得道公正清潔之狀以聞優詔嘉奬還祕書丞從知果州時寇黨尚有伏巖谷依險據柵者其酋何彥忠集其徒二百餘止西充之大水槽彀弓露刃詔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

須臾爾其黨豈無詐誤那遂徵服畢賜數僕不持尺刃
聞關林蹙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恐鶩畏持滿外衛道裨
色自若踞胡冰而坐論以詔意或議之曰郡守也常闘
其仁是亭害我者即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
歸農加賜袍帶咸平四年代歸上言日朝延命轉運使
副不惟審度金殺益以察廉郡縣庶臻治不以古租氣
令觀所至或匯盡公蓋無懲勸之科致行因衛之弊掌
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內曾薦舉才識者若于奏總
貧猴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以爲貲割從之俄出知審
州會舉賢良方正之士李宗誇以道名閣拜左正言直
史館出爲京西轉運副使召入拜工部員外郎充度支
副使賜金紫出知褒州大中祥符元年歸直史館遷刑
部員外郎預修冊府元龜進龍圖閤待制輿張知白孫
藥王著竝命焉加刑部郎中判吏部選事糾祭在京刑
獄奉使契丹以久次進右司郎中真宗朝退之暇召焉
元講易使坐惟道與李盧己李行簡預焉天嘻元年以
耳贖表求外任得知獲州將行上御龍圖閣飲饑之是
秋蝗災民撤道不候報出官糜米振之又設粥糜以救
飢者給州麥四十斛爲種於民民賴以濟所全活萬餘
人二年五月卒計閤真宗彰惜之詔其子奉禮郎循之
乘傳往治喪事惡大理許事賦祿終制道性純厚有犯
不校所至務覽恕背吏有過未嘗答罰民訟遁負者或

出己錢償之嘗出按郡路橘有佳實從者摘以獻道邸
計直挂錢於樹而去兒時嘗戲書地為大第曰此當分
贍孤遺及居京師家甚貴多聚親族之孤獨者祿賜所
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肯分切至廢棄孤露者
待之愈厚多所周給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貧錢三萬
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甚無以葬其母
兄將齎女以艱事道頓囊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壻別
加資遺又故人卒貧甚其女婢於人道為贖之嫁士族
籍辦服其嚴行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數坐終日服玩
極於卑儉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
年六十四論者以為積
善所延也有集二十卷
龍圖閣待制始從家海陵純厚

長者以文行稱道從兄陶
羅願新安志曰陶字大鈞初
事李煜以明法登科仕為當
州錄事參軍歸朝太祖詔大理許非試以律學除本寺
丞遷大理正歷侍御史權判大理寺賜緋衣銀魚斷官
仲禹錫訟陶用法非當陶抗辨得事遷工部郎中俄出
知台州累遷兵部咸平五年宋博為大理議趙文游罪
不當案相請以陶代之與宗曰聞陶亦深文當加成協
幸相當今熟法令少鄉陶比者遂遷厖再少監判寺
事時楊億知諳刑院陶歷攻其失又命代之仍賜金紫
景德三年卒年七十拱之歷淨化二年歷任都管郎中遷

職方剛卒時詔籍其子前崑山縣尉慶之爲太常寺太祝慶之終太子中舍及事後主國亡入宋仕至祕書少監知審刑院與道尤極友愛門金陵破士族流離多貧困失職惟道兄弟盡力收恤聚食常數十百人得任子恩皆以與族人以少長爲先後無親疏之閒異姓亦分俸給之時其婚姻由是常苦貧而查氏至今爲海陵望族許國喬皆其後也

遲鎬金陵人玉壺清話曰江南遲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永嘉守修髯秀彩骨清神竦所披衣巾輕若煙霧曰欲託君爲父子頃奇淅西飛來峰翻譯金剛經然其經流分中有未合佛旨處願寄君家刊正無他覩頓勿以葷擅噉我及七歲放我出家爲眞僧以畢前經夢訖鎬生眉貌尚古類夢中者父愛之小字康樂成童聽敏攻文字盡若夙誦堅求出家其親不肯以葷迫之初不能食後亦稍稍及冠魏秀嚮姻者衆親强之而娶焉少事烈祖爲通事舍人以通敏稱玉壺清話

日後主愛其博雅屢用之然而柔懦寡斷推好釋氏保大初循州人張遇賢本羅縣小吏有神降於縣之刻杉鎮語人曰張遇賢非常人當事我遇賢往視之會州境羣盜起各擁衆數百無所統相與禱於神神又大言曰張遇賢汝主也遇賢遂稱王江南野史曰遇賢作亂皆絳其衣時謂之赤軍子改元馬書曰改元永樂置百官度嶺襲虔州五代史曰遇賢禱於神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是時南海劉龑死子玢立嶺南盜賊起未有所統問神神當爲主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爲帥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羣盜皆絳衣攻剽嶺外問神所向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衆十餘萬元宗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率所部討之鎬爲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沈密有謀鎬引與定計刊木爲道襲白雲洞會遇賢所事神棄去不

復降語賊眾遂潰其稗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洪州營屯諸軍都虞候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伐建州詔鎬爲行營招討洪撫饒信歙等州諸指揮都虞候從文徽行然眾纔數千戰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姚鳳來援敬洙與鎬進兵奪其險要自崇安進次赤嶺與建兵方相持爲背水陣文徽使騎綫出建兵後與敬洙鎬夾擊大破之遂取建州降王延政復取漳州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萼雖勝尤無道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爲信州刺史領屯營兵兼湖南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警許便宜從事楚人果復廢立鎬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遷馬氏之

族及文武將吏於金陵資治通鑑曰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金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為仇敵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鬭閱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希崇無以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山谷　又曰先是南唐欲取湖南以鎬多藝使詐為倡遊長沙弄鏤行乞遇城極撈起欽度門高下得其虛實先是長沙有童謠曰鞭打馬走不暇未幾果為邊鎬所藏　唐餘紀傳曰希崇以見伐也莫拒我師或諫以事必不濟不得已率弟姪輩出降鎬下馬稱詔勞之已而希萼亦來見鎬以讒遣希崇希萼入謝遂拜漳州節度使南漢將潘崇徹攻郴州鎬出兵爭之敗績遂失郴州鎬懼南漢寇邊未已請除道全二州刺史詔以廖偃為道州刺史張巒權知全州然湖湘之釁實不在南漢也自馬氏廢立以來帑藏空竭土地既歸我資治通鑑曰時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金陵焉延已為相矜平楚功不欲取費

於國專掊斂楚人以給經費人心已離鎬柔而無斷曰飯沙門希福馬書曰初平建州凡所魁獲雖以全活爲務鬬人德之號爲羅漢及魁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爲菩薩既而政出多門荏苒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爲和尚 三楚新錄曰鎬非將才每出皆載佛而行祀以請佛由是三軍解體江西新建縣晉賢寺有鐵像高丈餘重二十三萬鎬爲袁州刺史時所造紀綱頹弛不之問初咸師朗來歸資治通鑑曰漢淮北郡盜多請命於唐唐主遣神衛都虞候皇甫暉等將兵萬人出海泗招納之蒙城鎮將咸師朗等降於唐以所部爲奉節軍從鎬入楚廩給薄於楚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王紹顏每給奉節糧輒刻削之軍校孫朗欲殺紹顏紹顏匿囷下得免官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顏據湖南歸中原夜率所部取草燒府門火輒不發艮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鎬出衙兵與鬬勝負

未決鎬命吹角亂兵朗等以爲將旦亟斬關奔朗州盡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資治通鑑曰孫朗等奔朗州王逵問朗曰吾昔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衆復取淮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并朗請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悅厚遇之言久懷叛志得朗言大喜遣其將王進逵周行逢來攻資治通鑑曰唐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爲之備不可圖也　三楚新錄曰武陵酋豪士逵劉蔽牙等十數人乘時舉兵數日而有入干之衆行逢與瑪部衆兼行遇夜奄至城下鼓噪斬門而入其時鎬單驟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又昏黑之際忽聞兵入鎬府卒驚駭討無所出皆來手就戮遲明死者十有入九鎬以單騎逃走於是逵據其境鎬亦備言已而聞人謂忠順信之及言兵已拔益陽遂夜棄城出奔列城皆潰盡喪楚地

坐削官流饒州而他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謠言馬去不用鞭至是驗十四年周師大入齊王景達爲元帥出兵援壽州起鍇爲大將戰敗被執世宗命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及元宗割淮南地請盟乃歸鍇卒於金陵

南唐書注卷五

南唐書注卷六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周柴何王張馬游刁列傳第三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卽墓爲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本少孤窮貧有勇力常獨格虎殺之吳武王起隸帳下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食飲言笑自若累遷至淮南馬步使武王取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其地五代史曰全諷欲舉兵錢鏐適送吳故將王茂章於梁道過全諷請見其兵全諷陳兵與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眾可當其下將耳非益兵十萬不可而全諷終以此敗屯兵象牙潭楚人圍高安

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譽書至按威愼縣人楊行密表爲廬州刺史累官鎭南節度使武王謀可將者判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蘇州不能下資治通鑑曰乾寧五年三月周本救蘇州爲兩浙將顧全武所敗九月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皆盡刺史臺濛及李德誠等棄城走援兵亦遯全武遂陷蘇州追周本於望亭五代史周本戰於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於越恥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強起本本曰吳門之役非賊果強徒以我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無功令必見起勿用偏裨乃可許之得精卒七千晨夜兼行武王初命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欲下高安第爲全諷聲援俯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急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資治通鑑曰危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谿亘數十里本隔谿布陳先使嬴兵嘗敵全諷兵涉谿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

蹂藉溺水死者甚眾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　釣磯立談曰本直擒衆牙潭突其壘疾攻之全諷少其眾且笑本幸易殊不願答本先遣勁卒穿出其後乘高疾呼應人大崩矢石未及接爭赴水以死本建大將旗鼓徐驅而薄之全諷據胡牀暟親不及指揮而就擒

楚人亦遯吉州刺史彭玗

資治通鑑曰玗本赤石洞蠻酋鍾傳用爲吉州刺史後傳子匡時代立爲淮南將秦裴所虜玗請降湖南楚王殷表玗爲郴州刺史　江南野史曰彭玗者籍爲廬陵人少好學道經唐梁之際天下阻兵遂以門籍率蕐背有大志常快快不樂於吏事每自肆坦不從職務時曹皆歸之一旦吏酋李氏因私命僑屬燕飲而玗不之召自往赴之見竅十龍已會入之李不具饌玗知其忌已遂去僞遺其席帽行數里乃複往見其宴笑飲啗玗乃含笑取帽而去歎曰大丈夫當取富貴列鼎俎何必狎此鼠輩而聚飲賢乎其婦聞之曰請以箱奩之資易酒饌以致報何歎恨之有玗從之乃召李氏主客告至酒酣謂眾客曰玗不調不能從事於諸君請自此決退耕於農矣既歸鄉里有山名王嶺遂破家鬻產治鐵爲兵宰牛隸楯爲甲胄與兄弟帽召義師以自衛鄉黨爲名得勇力無賴五百餘人玗乃建立偏裨與約號令聞於郡縣守宰未能禁未幾聲盜撒干攻剽撫州雖鍾

傳都督江西入郡不能制禦時南城人危全諷兄弟亦
起義帥結連玕併攻之斬其賊首衆盜奔潰傳聞其勇
敢不獲制之遂表全諷爲撫州刺史玕爲吉州刺史玕
歸本郡乃廣城池務農耕禁人賭傳時有數卒爲竊玕
乃斬之於市而以令衆庶玕欲報李使人誘之傳於其
家李末之知遂闔之盡誅其妻挈數十口其偏稗將校
袁大蟲等十數衆因私言曰使君今已位重者賴吾等
力成其功而諸將並無分蘇之地玕竊聞之因雪寒伏
甲於幕下夜會諸將軍宴樂酒醉因盡殺之及楊行密
據有江淮而鍾傳死南昌已歸願玕乃强項不從應勢
孤弱使通好潭州楚參王爲援因與危全翼及信州危
仔昌虔州廬覽于等數州聚兵下攻方進敗江州行密
遣大將周本征之玕等逆戰於象牙譚爲本所敗退走
乃使兄弟立寨於新淦二十里風岡拒之時寨中得王
罰山道士劉守賀能驅鬼神每吳兵掠寨劉則嘆水謁
角風雨雹雷倏忽而起吳不能攻追數年一夕劉死遂
戰不利棄樂而還玕夙將既先訴戮無以禦敵乃抛孫
退保朱川遂連馬氏闲盡掠百姓戶口幾千餘家入郴
衛馬氏以玕爲郴州刺史兄弟皆從縣邑追十年而玕
死因鄉酉龍贇光裂裳爲旗夜呼內外曰有敎返江南
者請從此行凡得數百戶追于餘人以歸其副使發兵
數百遯之賫光乃帥兵壯執火斧長刀臨水拒之與戰

退兵而還乞今王嶺風闕寨阯存焉及馬氏歸順江南餘民皆去惟圩之子孫恥而不返初圩既入湖南行密使掘其墳陵惟見大蛇長二丈許口未開遂殺之圩亦死一本圩或作呀

信州刺史危仔昌吳越備史曰仔昌撫州南城縣人任新撫饒信四州刺史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傅奔於我武肅王禮以賓席惡其本姓危乃更元因爲錢嫌稱宗元孫是其子孫皆棄城去江西始定本之初至也即揮兵進劉威欲留宴犒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本曰賊衆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未戰先奪氣矣急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果如所料武王奇其能用爲信州刺史資治通鑑曰吳越兵攻信州信州兵纔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其城本啟關張虛幕於門內召僚佐登城樓作樂宴飲飛矢雨集安坐不動吳越疑有伏兵中夜解圍去稽神錄曰本刺信州時入覲楊都一夕過私第曰獨宿外舍張鐙而寐未熟聞室中有聲覘之見火鐙冉冉而上直抵於屋良久乃下飛灰勃然明日浮埃滿物亦無他怪廣陵人傳爲異事

吳越將陳璋據衢州歸

款吳越備史曰璋本周儒黨降於我以從征董昌功被任授衢州制置使武肅王親餞於江干徐綰作亂越州客軍張洪等疑懼與其黨三百餘人奔璋璋納之丁章叛於永嘉宣州田頵使其下招之璋因假道而遣王闓密使衢州羅城指揮使葉讓殺之事洩璋殺讓叛初王命璋城衢州工畢以圖獻王王覩西門樓樹謂左右曰此樹不入城璋非吾箸也至是驗越人圍之武王遣本迎璋越人解圍出璋而列兵不動本遂以璋還稗將呂師造曰越有輕我心必怠請擊之本不可馬書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爲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爲然乃還越人躡我軍至中道衍夜半本陽驚棄輜重走而設伏於旁越人果悉追伏發前後夾擊盡殲其眾唐莊宗入洛吳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資治通鑑曰蘋洛陽人吳主使蘋奉使嚴可求預料帝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所料歸言唐宗荒於游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爲雄

武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廬州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禮儒士遇僚屬以禮士民愛之性朴無他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烈祖將受吳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臣勸進本已昏老其子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家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資治通鑑曰徐知誥以本位望隆重欲使帥眾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吳宗室臨川王濛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親信兩人走詣本本卽欲出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祚拒閉中門令外人執濛告

之濛遂誅死馬書曰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醫眾至建康勸進本姚恨屬疾數月卒資治通鑑曰本以不能存吳愧恨卒又曰本既勸進歸歎曰吾不能誅篡國者以報楊氏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曰公春秋高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繫芒屩事吳武王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既卒太常言準令廢朝三日烈祖以本舊將命有司講求優典禮官言前朝嘗爲汾陽王郭子儀廢朝五日詔用之謚恭烈葬給鹵簿金谿周氏家譜曰本初名延本周匡子天祐初授行營應援使平危全諷轉百勝軍節度使加中書令西平王卒於南唐昇平戊戌諡恭烈夫人陳氏封助國賢良太君子鄴鄴本長子也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本爲信州刺史略地至建州道經險阸被圍垂困鄴躍馬救之手殺數十人翼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事烈祖

與親軍出爲滁州刺史暴猛很戾常蓄飛揚之志烈祖
以本故優容之南唐近事曰業爲左街使刺史本之子也與劉郎素有隙昇元中金陵告災業方潛飲人家醉不能起有聞上者上顧親信旋仁望日卒衞士十人詣災所見其號救則禦不然兵救於狀仁望既往亟使往業家語之業大怖攻火了服奔見仁望仁望怨之泊火息復命至使殿門會劉邸先往亦將白災事仁望揣劉意不能蔽業乂懼與之從罪計出倉卒遣排劉遣次見上日火不爲災業誠如聖旨上日獎之乎仁望日業父本方臨徼境臣未敢郎時奉詔上撫問几大悅日幾誤我事仁望自此大獲獎用業乃全恕
歷陽公楊濛被執歎憤逾月國人亦以此稱其好義本
卒後仕至廬州節度使安慶府志曰周業周本子勇略果敢緯有父風尤愛重儒紳與講民間疾苦賓接無虛日官至廬州刺史有惠政士民愛之　青瑣高議云今巢湖古巢縣也南唐周業廟碑謂漢末魏初之日城陷爲湖
昇元六年卒馬書烈祖紀曰六年春三月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周業爲保信軍節度使留後又嗣主紀曰六年夏四月廬州周業卒

柴克宏父再用事吳有功柴再用汝陽人始名存隸孫儒帳下與小校某者結為死友有告小校反儒斬之並執存至詰何故反不對又問曰與彼結死友反則同反耳公誅之復何問儒大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令改今名儒敗歸楊行密為都押衙勇敢善戰所向克捷累遷光州刺史朱全忠攻淮南自申州抵光州使人謂再用曰下我以爾為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辱王威怒若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去及攻壽州不克獲淮再用挾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常破吳越將張仁傑於魚蕩先登陷陣恢復東洲是日交戰再用舟忽壞長稍存之僅得濟家人為飯僧千人以酬與報再用悉取以犒士卒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高祖建吳國歷官馬軍都指揮使加德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史官王振詢其戰功曰鷹犬微勞皆社稷之靈余何功之有見不報

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任為郎將為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塹皆堙圮不治吏云自田頵唐書曰田頵字德臣廬州合肥人略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楊行密同里約為兄弟應州募屯邊遷上將行密據廬州頵謀為多攻趙鍠

於宣州鏜出東谿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進窮不能
及穎乘轄刎追之鏜驚遂見詮行密表穎爲馬步軍都
虔候沙究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使
在穎右兩人名冠軍中共攻密州殺刺吏杜稜鏌繆方
屯爾州一夕賚會孫儒南略穎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
廣德穎破其屯與戰穎走行密怒奪其兵或勸行密日
强敵傳壘不用穎非計也行密復將穎儒給仁義通好
以發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武二人即捨
儒乃表仁義爲爾州刺吏穎寧國軍節度使果遷檢稜
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義至檢校太保穎已平馮
弘鐸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貲不已獄吏亦有請穎怒
日吏覬吾入獄即又求祂紘爲屬州行密不許穎始怨
將還指府門日吾不復入此是時鏌繆部將徐縮叛繆
入杭州逐縋縋屯霎隱山迎穎穎遣各何曉見繆曰王
宜東保會稽無爲虛層士衆也繆日軍中小叛常然公
爲人長何助逆耶穎攻北門繆登城興語射中塵下穎
梁曇絕往來逍繆患之出金幣十壘募能奪地者陳璋
以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繆授璋衢州刺吏頓攻
城未能克將濤江絕西陵爲繆將所御圖益急先是行
密欲女繆子繆乃急遣元璩迎女且告行密曰穎得志
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貲願召還穎行密使人謂穎日不
還我道人代守宣州穎不從繆諭鐵二百萬稽螭軍穎

又請繆子元羅出質乃與縉引兵還然內怨行密與繆
因移書日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警百川不朝於梅雖狂
奔讀浸終爲潤土不若順流撫窮也東南楊爲大刀布
金王積如阜順公上天子常賦穎請悉儲時單車以從
行密答日貢賦綠汴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嶺絕行密
大募兵李神福白行密穎必叛宜先圖之行密日穎有
大功而反狀未明殺之將不爲用穎遣其佐杜行鶴
至汴通奸全忠喜屯宿州須變行密以康儒在領所故
援廬州剌史以開之穎怒族其家儒日公用吾謀死
無地矣穎與安仁義連和攻昇州劫剌史李神福妻息
淳養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謂諸將
日穎反此心腹疾宜速攻之穎遣李皋論書神福日公
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地以王答日吾以一卒從吳王任
上將終不以妻子易意乃斬皋破嶺兵於曷山始嶺將
王壇等以舟師羅神福後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壘掩
神福單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聚大破之因縱火士多
死明日壇復戰敗於皖口嶺乃自將來戰神福日賊棄
賊而來此天亡也乃數水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嶺
走道仁義焚東塘戰廬夜攻常州不克轉戰至夾倘立
二幟解甲而息追兵不敢獨樹陳舟蕪湖行密猶將王
茂章收羯州仁義以善射冠單中當時梅朱堙梁米志
職等皆爲第一仁義常日志誠等十不當瑾梁之一瑾

梁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爲然又其治軍嚴善得士心
戰卒數百豪梁不毀開門闕先告所嘗中然後射之茂
章等不敢與角行密遣使請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嘗
復爲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欲降其子固諫乃止
行密召其將臺濠泣語曰人營告頵必反我不忍負人
頵果負我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濠頓首謝率騎渡江
爲陣以行上笑其甘濠曰頵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
蝟等戰廣德濠以行密書遣壇諸將皆再拜氣奪濠庵
兵擊之壇走神扁既以不巖困頵頵給言毋病還至無
湖鬪壇敗留精兵二萬屬郭行琮身走城濠之行爲狹
營小舍覘者以爲才容二千人頵輕之不復召兵與戰
貴池失石始交而濠遜兵爭逐北遇伏頵大敗召蕪湖
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頵恚自料死士數百號
爪牙都身薄戰濠退軍示弱士超隍濠殊死戰軍貲頵
奔城橋陷爲亂兵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鬪示頵首乃
貲頵始以元瓘歸戰不勝輒欲殺之頵母護免及鏐與
行密合頵曰今日不勝必殺元瓘已而頵死傳首至淮
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亦葬康儒還元瓘於杭頵善
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遇士若楊夔康軿夏
候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鏐
交辟不應頵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故文圭爲盡力
夔卿頵不足亢行密署鶚賦以戒頵不用行密使王茂

章以地取潤州安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李
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縛父子斬揚州市
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爲守備者克宏嘻笑曰豈有
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功遷泗州刺
史罷歸爲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
空然性豪舉博弈縱酒自若也時元宗自謂唐後規取
中原復舊業羣臣多大言迎合主意克宏獨未嘗語及
軍旅人亦不以爲知兵故不遷久之出爲撫州刺史時
淮南交兵吳越伺閒來寇克宏乃請效死行陣元宗嘉
之授右衞將軍遣與右衞將軍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
常州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纔羸卒數千樞密副使
李徵古給戎甲皆朽鈍克宏言於徵古曰卒已非素練

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何給此徵古嫚罵之見者皆忿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較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終不快白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弘冀以爲克宏可任卒遣行克宏帥師至常州徵古猶遣使趣其歸克宏曰吾計日破寇爾何爲者必錢氏所遣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殉資治通鑑曰吳越遣丞相吳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攻常州修讓等先成福州與程有隙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克宏至常州蒙船以幕匿甲士於中聲言中書舍人喬匡舜使吳越今往迎邏者以告程程日兵交使在其間不可妄疑唐兵登岸徑薄吳越營晟不力戰縱程帳程僅以身免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於常州斬萬級獲其將數十人馬書曰常州有隋末陳杲仁祠杲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

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衛突越兵克宏纘之大敗越人浮賊甚眾克宏奏封杲仁爲武烈大帝

常州府志日杲仁字世威晉陵人生梁太清朝舉進士仕隋爲監察御史脩大業五年奉詔討賊平洞寇於長白山九年勳業伯通叛眾十萬累官銀青光祿大夫義寧開東陽要世幹叛奉詔斬之拜大司徒沈法興陰與李子通謀據晉陵杲仁娶於沈偵知其謀法興置酒鴆殺之後人憐其忠祠祀焉

徐鉉武烈帝廟碑銘曰臣聞昊符凝命玄化下宰司契牧民之重授以聖功益謙輔德之明顯諸神道王燭景風之瑞所以報憂物天時地物之妖所以警安逸是以古之聖人觀災而懼因敗而成撥亂反正之勳偃武修文之業延洪光大皆有幽贊者焉故再莫九州受倉水續衣之命武師牧野接五車兩騎之神或假壘於五將三門或取象於長炭北落奇怪枕惚歷代有之然則謀綠豐盛崇名紀號欽明天意丕頌除功元本政之大者也茲我后所以側身修德允濟時屯武烈帝所以禦災捍患光膺帝服人神合應豈不偉哉惟帝才冠生民道高振古登貲能於繼老論昭穆於本朔若夫忠孝文武之風信智言行之蕊提裯按部之衛吏凶靜亂之勘論道經邦之獄宮懸窈馬之籠忘身御國之節驚愍頒俗之奇固己炳療冉育銍鏘金右用能高標名祀大庇蒸民贖牲王帛藪有加於察宅倫物典溯

璣遙嬀於眞王是知妙極無方數均不測告顧符於斷
璿能雖遜幽洞靈實聖哲之所務而問神語怪非輿冊
之收先故陽推而論益史臣之職也主上以功成弗處
無德不侵增封進號厥有儁章乃下部冊賢武烈帝備
名歡還忠於足正南面之尊窮大壯之勢歌政新嫋奕
奕崇宦箴門尚觀之嚴左號任平之制董旃鑒輅雲罕
軒懸兼二代之盛儀抗五郊之殊禮與大周人革命止
陳玄牡之蕭晉室主盟仰川求絲之綉報功之典不亦
盛平常州刺史何重貴初領前軍獨宵飛寇以忠貞爲
甲胄以恩信爲金揚首推賊鋒力全佛峙裘帷之任因
以晴庸坐樹之風更成德讓肯冠以光昭雅頌垂示來
寔後之君于鄭天命不可以智嶽大編不可以力勝幸
災怙亂鬼得而誅肯盟叛好人將誰與德東斯在殷鑒
匪遙類委士以爲師樹豐碑而紀事下臣奉詔謹勒第
云玄功不宰帝德無爲化機冥運罪動交馳必有神道
鑒而董之董之伊何惟帝之職恍惚行象陰陽不謝如
岳降鮮配天輔德保我蒸民莫非禰極脩哉聞傑多藝
多才名馳八紘位垂二槐祀典光敬王封肇開人思邵
樹俗畀軒蕤洪惟我后積仁累履違敵再造功宣二聖
金鑑在握瘠職以正陰陽毀和人神交應時災有數孰
克逢斯壼命自天曉能問之盜兵禍發玄敗冥期風雲
戲湯氣勵職夷將侯助順灌山敵道卑戀匪遠藏明則

到上曰欽哉享茲昭告帝服加尊大名紀號多壘既平
連甍既奕奕奕新廟崇崇百城民罔載禱年斯順成庭
有備物時殷頌聲嗣福何常惟人所擇棄信蹊義恃自
眾與力上帝不爾明神是殛勒石嚴祠敢告萬國
保大來邊事大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
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秦興發瘍數日卒國人莫
不痛惜謚威烈初克宏母自表其子可爲將徵古抑之
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始用焉
及徵古誅死詔暴其罪亦以折辱克宏爲言
何敬洙廣陵人幼遇亂吳將楚州刺史李簡李簡上蔡人事楊行密爲親將會孫儒屯廣陵行密出兵拒之爲儒所困幾不得脫簡將率敢死士百人拔行密出重圍有功歷官至常州刺史累官武昌軍節度使加鎮西大將軍兼侍中卒徐知誥故簡壻也諷留簡親兵二千人於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時知誥輔政不許知詢大怒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爲濠州吾妻族獨不得武昌耶由

是漸與知詰異得之給事左右簡酷暴僕使小過輒置之死不少貸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有持簡所寶硯過顧曰孰敢毀此敬洙時被酒奮曰死生有命何爲不敢奪硯擲石階上碎之翼旦簡聞硯毀命捡至皆謂必死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逃亦不問會有烏逐簡噪避之隨至大怒曰恨柯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詰毀硯事有善相者簡使相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人殆過公簡益喜之江淮異人錄曰

董紹顏能知人嘗詣簡簡出諸子示之時有平頭小兒何敬洙侍簡側紹顏曰諸子雖貴然不若此平頭也義祖鎮潤州紹顏在焉嘗罰衙中語將校品第之有監彦思者謂紹顏曰爾多言或中也紹顏曰郎君非善終者

彥思曰吾軍校死於事吾事耳何足言紹顏曰汝寧得死好鋒刃下後郡中火衙中亦爲備造貯水桶軍人因是持桶刀爲亂彥思死焉及長用爲軍校儁卒事烈祖爲裨將進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爲行營招討長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敬洙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已行及平建州敬洙功最然以推王建封無吝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昪於是州尤自感厲常微服遊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爲經畫民不知勞馬書曰會連歲出師楚州地當供億民不知勞亦敬洙爲之節度也坐聽事與賓佐譚讌民有訴事者立引見親自剖析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來附且乞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還武昌軍節度使周人侵淮南命武安

軍節度使王進達領所部州師入江南境進達奉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爲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出城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耶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進達狼狽去人重其決南唐近事曰建隆初敬洙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日小亭中復見一烏顧何而鳴何曰昔全吾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烏翻然下食何掌中清異錄曰何敬洙帥武昌時司倉彭湘潔習知膳味蔬中脯臘尤殊敬洙遂掌公廚郡中號爲脯臘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芮國公致仕南唐近事作太師致仕給全俸第門列戟四年二月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贈鄂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謚威烈

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戰升高冢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矟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殪徐納弓韔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伐吳用爲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遺而會故名犯漢王祖諱乃賜今名昇元五年卒年七十三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馬書作陽山人）故唐末任爲陝州司馬從父慎思擢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全家祀慎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吳爲

鹽城令有治績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封潯陽侯表延

翰為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馬書作烈祖輔政以潯陽為封邑乃以延翰為工部郎中判江州烈祖代吳入為侍御史判臺事張宣馬書曰張宣字致用少事吳為軍校隸大將柴棐棐愛人嚴下諸將化之惟宣闕肆暴戾劉從信圍虔州虔人乞師於楚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擊之大敗楚師累遷諸軍都虞候徙為左街使皆嚴酷為理及鎮鄂州遷地室以鞫罪人罪無大小人無全者未幾境內大治道不拾遺會雪中炭肆相闘錄問之言市炭一秤而輕不及數宣使秤之信然乃斬賣炭者梟首縣炭於市自是率以五十斤為一秤無敢輕重時又有廬州帥張崇 江南別史曰不知何許人帥廬州所為不法常入覲廬人曰渠伊想不復來矣崇歸乃計口率渠伊錢明年又入覲盛有罷府之耗人不敢實指道路相見者皆捋鬚相慶崇歸又徵捋鬚錢嘗為伶人所戲使一伶假為人死有遣當作水族者陰司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獺崇亦不慚 時又有李德柔字子懷鄱陽人始為小吏善伺人私捕獲亡命所至必得時目為李貓兒累遷大理卿持法苛峻獄有未成則以蘆席卷因而倒道之死者甚眾德柔本

無學術妄稱儒學每呼馬爲韓盧染工爲伶倫然不附敍佞善守職故終其天年初元宗欲置北寺獄德柔諫日世豈乏士乃俾闒茸得弄文墨耶議遂寢論者韙之

爲左街使恃功驕暴延翰廷劾之遲豪屏迹進禮部侍郎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烈祖悉以委延翰號爲精覈兼選事務進孤貧吏不敢爲姦利元宗輔政謂人曰張君議論公正處事悉有條理吾得傾心聽之由是六司綜領殆徧時望歸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年纔五十餘人猶以爲柄用晚屬疾益侵不復能治事烈祖以爲國器方一意任之不許其去遣使勞問賜良藥旁午於道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爲武寧軍校仁裕

母方孕夢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數歲學兵法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事烈祖爲昇州牙吏唐餘紀傳曰旣長以平職隸先主左右與周宗齊稔俱爲先主親吏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卽日渡江定亂馬書曰義祖入誅瑾黨騎將李章素善瑾與同六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厲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耶時仁裕監斬壯其言圖於烈祖釋之後累建功至虔州節度使爲理嚴重禁戢左右資禮寮屬會周本卒移鎭廬州加中書令卒年九十 唐餘紀傳曰先主鎭金陵仁裕猶從幕府周宗啟稱代宋齊丘聞之先主請斬宗謝中外先主將從之仁裕遊徐玠共爭宗獲免因與玠定議揆日行禪召宗復本職且孤李德誠周本等勸進 馬書曰烈祖以女妻之是爲興國公主以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衞大將軍烈祖代吳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爲政寬簡廉平甚得民心唐餘紀傳曰先主受禪心德仁裕等嘗宴勸酌於天泉閣仁裕以舊恩特預禮數恩

命與本及李建勳等未幾復宴齊丘及宗於崇英殿瀕仁裕與俱道舊為樂他將相莫得預昇元六年卒於鎮

徐鉉唐故德勝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扶風馬匡公神道碑銘曰夫道被萬物處其中者是為賢人功濟橫流讓其先者方稱君子施之則開物成務與廣業而同歸卷之則保族宜家垂令名於必大是以長沙尖芮繁融邁於三雄南陽買復貴寵隆於四七歷代已降靡不由之迄於我朝則扶風公其人矣公諱仁裕字德寬其先扶風人子孫或從宦於徐方今為彭城人也粵若萬邦作乂益有佐禹之功因封受氏晉有郤秦之續公侯必復闢西廉孟起之威文武未墜南郡被季長之德存乎譜牒無侯闕揚曾祖某祖某皆以鹵莽之氣當屯蒙之運不展王侯之事歸全父母之邦考某少負雄名為武寧軍裨將才高位下厥用弗昭累贈尚書右僕射傳曰有明德而不顯當代後必有興者故其餘慶集於我公惟公克稟粹靈夙彰奇應方振而神貺協夢既生而異氣充庭宗族相驚閭里交慶識者謂之曰不意英物復鍾此兒天將啟之馬氏為不朽矣長而爽遒轉以博闘善無常師器以虛受乃皇圖中否赤縣綸災戰國縱橫爭求榮士孔門嘗與半作家臣公負先見之明審擇君之義學旗沛洋卽授巾涓定難京城仍參主簿而上方從歷試允懋臣

功經綸草昧諸訪道關公親侍左右日奉謨猷能知四
匡之為且擘賓咨之嚴勞無伐善夙夜不離於公美則
歸君議論莫贛其際出人二紀懋肩一心車服以肅寵
孫來假乃升朝序乃掌禁師以佐領軍將兼總丞相之
兵衛中令惟一任衆推睦推以恩信先之勤勞周廬既
嚴軍士以衛考纘稱最帑用嘉之遷檢校司徒遙兼宿
州刺史夫千騎之長可以圖功百城之權可以觀政中
外迭處抑惟習章郎授楚州刺史本州圖隸使甸服之
際邦賦是繁長淮之衛戎奇為急公奉揚王昭遵舉詔
條人不易方計日而治發為右衛大將軍復領尊兵以
衛相府董齊之略有踰於初男年故右金吾大將軍以
扶風縣三百戶為封邑執金之職歷代雄重縣祀虛位
公首居之內訓卻非之士外祭苛留之禁熊熊宣力輦
毅無壓及上允膺內罷光啟建業寺府軍衛羊存謇京
委公留臺右師俾宰東夏郎遷檢校太保改右天威副
統軍進爵為伯陝服從入公有力焉及參告類之儀益
光求舊之舉體闕幕府遙鎮徐方進封侯郡定食干戶
左輔之地王業所基藩屏京師惟公攸賴乃移使節往
綱京口公毖惠耆於郡國威德洽於土心由是齊人向
風春年報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鹽州節度觀察等
使自南北分隔戎華交馳合訊之郊常制衛要故有台
踖之命以暗外圖之威公於是謹斥堠審號令習組練

之士則聲如飆馳巖堅障之徼則勢若山立虜不內犯
邊是以寧而察俗之方如南徐之理方當矢謨帷展籌
伐關河渡江之誓旣陳斥渭之舟已具鳴呼良圖未於
早命不駢春秋六十有三昇元六年閏三月五日堯展
麾州公署上省奏震悼廢朝三日郎用玄甲之數式擬
嶽山之功給於官司臨以中使奉常以視履考祥之義
循貞心大度之美詳協公論易名日匡郎以其年四月
七日備鹵簿儀衛葬於廬州合覲縣鄉里禮也公娶同
郡萊氏封彭城郡君麗禮李之華親采紫之職理內協
鶴巢之詠從貴有魚軒之華某年月日先公而逝嗣子
右弓箭庫使光庭東頭供奉肯光祚閭門承旨光紹肯
稟義方無忝遺烈家承膂梁之後而恭順吉兄修職口執綺
之閑而雅素自若君子謂扶風公其有後乎夫碑頌之
毅有自來矣琬琰之細旣垂於若華盤孟之微又參於
警戒若乃道合天眷忠存王家累輔翼之功而鏤鼎之
報周闕享將相之賞而帶礪之誓弗渝吁無聞言沒有
餘位故其宗廟之紀金石之盟昭示來茲不可誣也小
臣不學奉旨刊文庶使許功侔德代遠而愈信撥文相
質事久而彌芬睍首之懷攀盡昆者之烈長存嗚呼哀
哉其銘日益作朕虞實日元凱崇基緒業明德攸於維
趙於藩封移族政祚寶刊山源長巨衍因枝別代骨消
來邈道德終帳勤王踣爲流光襲祉映後昭前懷眞結

紫芮飭成鋼通發材英爺惟明慈鼎角膺奇雞文履異
傳容汎愛入孝出悌運有惠蒙器無凝滯愛初發迹雲
從濟泉濯嬰巇徽揭翼中治且曠處服忘歸在紋樞機
言行無蕆綏賢繼綣從君匪伊厥服勤毖前殁周旋陛
敬居國必闘在身無擇帝授允誥扉乃丕績惟彼淮泗
蝹以撫夷雅此京浙纘以邦識封淮表浙惟恵搖威淑
闢在俗較櫝興恩擧舒待理撿猿孔軌帝詞侯氏纘服
新恩式閬陶懋忠此慮國乃陟台附俾藩於北龍旃四
壯鈞府鏤錫命服有燁光聲載揚獄狄弭耳蚩吡徵方
上僚象物下謐飛蜉梁木或顯通川有逝長城既嚴哲
人永瘞像著雲臺風存遐裔報賚盡恩贈山閟淚信結
殊俗悲深上号丹碑既刻烈鼎書勳祁莚不泯康器長
存丕顯百代
惟子有臣

初烈祖左右小臣親信者惟周宗及仁裕任遇略等宗力贊禪代遂輔政後富盛冠一時仁裕資長者獨退安外鎮晚益貧窶不悔也卒年六十三謚曰

匡

仁裕有子文義馬書曰文義以蔭授千牛備身建州之役隸祖全恩為判官既下建州將吏皆入庫府爭取金貝文義獨取民籍歸藉故建雖經亂民皆安堵文義與有力焉遷贊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妻朱氏大

將軍業女贈一無所愛益
其濂如此故能率其妻如此

游簡言字敏中建安人父恭按游恭登唐進士第博學能文辭有名於世初爲鄂州杜洪掌書記洪死歸吳署館驛巡官武義改元遷知制誥常奉命撰烈祖墓誌詞極贍麗時輩稱之有小東里集三卷廣東里集四卷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祕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爲戶曹參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官馬書作巡官烈祖代吳爲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書曰守職恭恪國家之事非其任者未嘗肯言貞介不附權要元宗頗重其爲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部選事裁抑僥倖稽疾者衆選人鄧膺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嘗爲鄂州杜洪掌書記洪奬成朱溫篡弑恭預其謀簡言逆臣子當斬請正國法元宗怒膺挾怨

忿謗讟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攻常州執圖練使趙仁澤歸於錢塘仁澤見吳越王責以敗盟吳越王怒抉其口至耳方議遣使詰責吳越羣臣畏懾莫敢往元宗以命儲言儲言不辭見其子悉爲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爲太子留西都監國以儲言爲輔儲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帷幄馬書曰辭以不能事少貴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徼後福意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尚書知省事儲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人或以事請託必固違咈雖直亦不得伸議者譏其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鉉游儲言左僕射平章事制曰門下昔在明王膺圖嗣統雖復格天光表繼文下武猶

日實相以濟又日克艱厥臣矧惟寡昧疇咨庶尹若乃
承弼之重毗倚之降詢於具瞻敢或輕授游某世讃文
雅挺生公器中興之始即爲辭臣重熙在運亟更近署
忠爲令德實浮於名藹然直聲允洽時望先皇帝省方
展義分命羣司藉爾重臣輔予小子直躬無避正辭不
詔翊從行闕克申其勞至於受命交兵之閒抗節履危
之際繇義以濟知無不爲此皆古之所以爲艱予之所
以嘉祠者也閒歲出於獨斷命長南宮議者但高其盡
公之誠未許其理劇堅夙夜之節以率其勤請託不行
祀綱自舉羣議由是咸伏六職以之孔修風雨不渝始
終一致賓爲國器想見古人而躬親簿領之閒遠成勞
勤從容廟堂之上未盡謀猷疇庸之典予所多媿是用
命作左相陟茲鷟臺進金紫之崇階典圖書之臧府勅
爵井賦併示龍名於戲釋細務足以導節宣之相參大
政足以暢彌綸之業緊爾致君之效成疾已篤不及視
我知臣之明往繼欽哉無假多訓可
事卒年五十七唐餘紀傳曰簡言徒以舊人鶴登揆府在位循默充位而已卒年五十六
才彥能字德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從家宣州彥能少孤
事毋篤孝家貧無以養乃事節度使王茂章茂章叛吳

歸吳越

五代史闕王景仁廬州合肥人初名茂章少從
楊行密起淮南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
以身先士卒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於青州師範
乞師行密遣茂章帥步兵七千救之師範以兵背城為
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茂章出戰茂章按
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進戰不已遲明茂章度寧兵已
疲乃出戰大敗之斬友寧全忠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
倍道而至茂章閉壘示怯伺其怠毀柵疾戰戰酣退坐
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之得青州降人問
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全忠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
天下不足平矣汴兵又敗茂章還軍汴兵急追之茂章
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眾一旅設伏山下留軍不
行解轂而殺虔裕大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
過之茂章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乃行虔裕遂戰
死茂章得全軍而歸楊渥自宣州入立以茂章代守其地
渥索茂章帷幕及親兵以行茂章借不與及渥襲王位以兵
攻之茂章奔於吳越避梁王全忠家諱改名景仁後歸
於梁末帝立以景仁為淮南招討使攻廬壽軍過衡山
川有武皇帝祠景仁再拜號
泣而去後卒於汴贈太師
彥能以帳下當從使家人
扶其母己俟道左泣告茂章曰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能

捨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其意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眾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校事其子知訓於廣陵知訓狂恣彥能每切諫不聽然亦不加罪牙將馬謙以眾擁吳主登宮門將殺知訓彥能從朱瑾入手斬謙以獻賞賚甚厚然彥能警敏觀知訓必敗而人望在烈祖心常附焉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嘗與烈祖飲酒伏劍士室中彥能行酒以爪語烈祖烈祖悟亟起去又嘗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復欲加害弟知諫語烈祖資治通鑑曰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獨知諫以兄禮事之　馬書曰知諫温第四子爽悟善交知訓輔政無所韞藉温留知諫陰助之諸將常惡知訓陵己而以知諫爲長者烈祖自潤

州入覲知訓會飲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沈醉決欲害烈
祖知訓以謀告烈祖烈祖獲免　太平府名勝志吉祥
院黃山谷記云江南李昇初爲徐溫乞子徐知訓不能
容置酒伏劍士欲殺之誥起走匿此院北山岡古松下
以免及昇有國更名永壽　烈祖亦馳去知訓取佩刀授
康忠肅帖中亦皆及之
彥能使追殺之及於途舉刀示烈祖乃還以不及告及
知訓死義祖見彥能諫書歎異資治通鑑曰獨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復
使專知諫於潤州遷裨將烈祖代吳入爲環衛遷至天
威軍都虞候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被害
彥能請築隄爲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宗嗣立出爲
饒州節度使徙信州馬書作饒信二州刺史又徙建州留後撫州
節度使彥能好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頗有治稱好作詩
嘗與李建勳相答贈建勳門燕見及之元宗笑曰殊不

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矜莊燕居容服不少惰時貴宴飲或遂首祼袒彥能在坐則皆肅然保大末卒年六十八子衎事後主爲祕書郎集賢校理以文苑見知擢直清輝殿閣中外章奏國亡入朝仕至兵部郎中直祕閣崇文院檢討潭淡夷粹恬於仕進暇日鼓琴圍弈不交人事衎孫約亦名士久在三館晚築室潤州號藏書隖王安石蘇軾皆尊愛之江鄰幾雜誌李後主於清微殿歌樓上春寒四面學士刁衎起奏陛下未觀其大者遠者弼人疑其有規諷訕之云衎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又作紅羅亭子四面裁紅梅花作一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春風一半時已割淮南與周矣金陵新志曰二衎昇州人江南平李昉扈蒙在翰林勉衎出仕因獻聖德須於朝復故官七年不遷太平興國七年上疏言登用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禁止之上覽疏嘉悅一統志曰衎從李煜歸宋授太常太祝出知桐廬縣憑

詔言事上諫刑書累遷殿中丞歷知婺光廬潮州所在
南唐家富服飾極侈靡歸宋以純淡夷雅知名子湜湜
渭及湜子澤
約俱登進士

南唐書注卷六